

十三經注疏

三十二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疏

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

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鄭氏註

賈公彥疏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二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

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異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

春秋禘于大廟饗信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魯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灌及豆遽然

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僉七潛反皆也俞羊朱反然也李一音由女秩音汝氏姓

如字劉音紙大朝音泰下故此際本又疏惟王至邦國作躋子方反升也父音甫魯虛觀反

以佐王和邦國者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

云禮之用和為貴也註禮謂至是也釋曰云禮謂曲禮五者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

心名為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云經禮謂周

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為曲禮今此鄭云禮謂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

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是以藝文志云帝王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是指出此周禮為曲禮也云吉凶賓軍嘉其

別三十有六者並據下文而知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而引書堯典帝曰者謂舜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三禮者謂

天地人之禮也云僉曰伯夷者四岳同辭而對共舉伯夷也云帝曰俞者俞然也然其所舉云咨伯女作秩宗者帝舜命

伯夷使為秩宗秩次也言宗伯主次序鬼神之事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曲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

云脩五禮下又云曲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

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五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
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
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二禮中含有
五禮矣引國語者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言
名姓之後者孔服注以為聖人大德之後云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者孔服皆以為生謂黍稷謂純毛色牲謂牛羊
豕云玉帛之類者孔服皆以為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
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云米服之官者服氏云祭祀
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衮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者服云量
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云次主之度者服云次廟主之尊
卑先後遠近之度云拜攝之位者服氏云拜攝并也謂攝主
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
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其使介子其執
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
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
寬子止巡羣拜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為并蔽祭神之虞草
易然故巡行之此拜攝義與國語異云壇場之所者孔云去
廟為洗去祀為壇去壇為畢孔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
出是也云上下之神祇者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
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

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者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
之後但氏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為大宗
大宗者於周為宗伯云春秋禘於太廟者是文二年秋八月
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
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列昭穆序
父子云躋僖公者案左氏云逆祀也時夏父弗忌為宗人逆
祀者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躋并也謂升僖公主於閔
公之上引之者證宗是宗人主鬼神也云又曰使宗人鬯夏
獻其禮者此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
宗人鬯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
娶於商自相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
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者亦證宗人主禮也又引禮特牲
者此特牲饋食禮是宿賓之明夕視濯主人與眾兄弟及賓
入即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
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
也云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所云虞書
是虞法并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
三代者上舉唐虞下舉周法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
故摠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大常是也者以代異法殊禮

有松華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大常主之故云漢之大常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禮官之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為證也

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肆師陳也肆師佐宗伯陳疏列祭祀之位及牲器案盛

肆師至十人。釋曰此一經與下五十九官為長此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職同有此官可謂同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摠掌二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

宗伯之事肆師主陳祭位之等此疏亦轉相副貳之事也。注肆師至案盛。釋曰鄭知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者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之

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又云祭之日表齋盛

告其器案盛之事也。陳牲器案盛之事也。

摠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以和鬯。疏注鬯鬯至和鬯。釋曰凡叙官不以官尊為

鬯於物反。疏注鬯鬯至和鬯。釋曰凡叙官不以官尊為

宗廟先灌灌用鬯故其職云掌陳器故宜先陳也鄭云鬯鬯

金香草者王度記謂之鬯即鬯金香草也云宜以和鬯者

鬯人所掌者是秬米為酒不和鬯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

鬯人以鬯酒入鬯人鬯人得之祭鬯金草者之以和鬯酒則

謂之鬯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香條暢於上下也。如黑黍一稔一米。疏注鬯鬯至二

鬯鬯亮反秬其許反李其虛亡又音音孚。疏注鬯鬯至二

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其秬鬯。祭社祭宗廟先用鬯故宜先言

未有鬯條暢得名云條暢於上下也者若宗廟及賓客以灌

地此雖無鬯至於下經用鬯。示祀者亦尸所飲以灌地灌地

者其汗下入於地其氣上升以升天故云條暢於上下也云

如黑黍一稭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一稭二米此爾雅
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為名下文云秬一稭二
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也酒用二米
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
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稭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為釋
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即是維秬者爾注
云秬一稭二米即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秬者即黑
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
黑黍一稭二米案爾雅秬一稭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谷云
秬即其皮秠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
者秬既是皮復云秠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
皮故重言秠秠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

雞入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雞人。釋曰
雞人在此者

案雞人職云共雞牲大祭祀夜呼
旦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疏司尊彝。釋曰在此
者案職云掌六彝六

正德二十二年
尊之位尊彝是祭祀之事故列職於此也。註彝亦至法也
釋曰彝亦尊者以其同是酒器但盛爵鬯與酒不同故異其
名耳云鬯鬯曰彝彝法也者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
齊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此爵鬯曰彝也是以爵云言為尊
之法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疏筵亦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疏司几筵。釋曰在
通矣。鋪普與反又音孚藉在夜反此者凡祭祀先設
席故其職云掌五几五席辨其用與其位故列職於此也
註筵亦至通矣。釋曰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設席之法
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筵紛純加練
畫純假令一席在此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
也是先設者為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
矣者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几後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故云
然其言之
筵席通矣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此府物所藏言天者尊

疏

天府。釋曰：天府在此者。

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職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府物至物然。釋曰：云府物所藏者鄭摠解府義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薺火烈具舉註薺澤禽之府也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案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

人

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即

疏

典瑞。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執鎮圭以朝日則是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註瑞節至璽即。釋曰：云瑞節

信也者其天子所執者若受天之應瑞故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即符璽即故舉漢法而况之者鄭意周時典瑞似漢時符璽即故舉漢法而况之

正德十二年

禮充十七

五

五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

人

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疏

典命。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凡官之

所屬義有各種以宗伯主禮及祭祀之事故凡是祭祀及禮事皆屬焉此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賜故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故於春見之在此。註命謂至之書。釋曰：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人**疏**

司服。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如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

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

典祀。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外祭祀之祀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以其職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入遠廟曰祧周為文王

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祧他堯反奄於後反劉於駿反

為于為反知音智昭疏守祧○釋曰遠廟為祧案其職掌

上招反說文作招疏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則各

以其服授尸故列職在此有奄八人者以其與女祧及奚婦

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注遠

廟至奴也○釋曰遠廟曰祧者案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

享嘗乃止鄭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云周為文王武王

廟遷主藏焉者案王制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之文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已下其廟毀不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

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祖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大祖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同有二祧其遷主則惣藏於大祖廟則謂大祖廟為祧故聘

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辨以俟矣是也云奄如今之宦者漢

以奄人為內官則名奄人為宦故舉以况之也云女祧女奴

有才智者亦若大官云女酒女漿女祝下文云女史之類皆

女奴有才智者為之無才智者即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已

下並王制文七廟者據周而言若殷人已下依禮緯唐人五

廟夏亦五廟殷六廟與周不同也

世婦每宮二入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

府一人女史二人奚卜有六人世婦后宮官也王

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上八人女疏世婦○釋曰各世

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少詩照反疏婦者以其至婦人

之事王后已下至女御言山婦舉中以爲各也在此者案其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府女史奚同若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以賈馬皆云奄也然鄭云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人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案王之命中大天為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

者凡無常疏內宗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

數之言○註內女至之言○釋曰言內女明是王之族內之女故云王同姓之女為內宗也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周之法爵亦及士故兼言士也不言數而言凡故鄭云凡無常數之言以其王之族內之女無定數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疏外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任王后薦玉豆祗豆薄亦是助祭祀之人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外女至外宗○釋曰鄭知外宗是王諸姑姊妹之女者以其稱外明非已族故稱外宗外女也鄭不解有爵者已於內宗注註明此亦是緣與大夫及士可知也言凡亦是無常數之言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

冢人下大夫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冢封士為立曠疏

冢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以昭摯為左右雖非祭祖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冢封不為之○釋曰冢封士為立曠者案其職云以曾等為立封之度注云王公曰立諸臣曰封此臣云立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過墓不登壙是聚土亦為壙故兼云壙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立亦謂之陵也云象冢而為之者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為之也若然云立陵亦是象立陵為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入疋月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冢塋之地孝子所
思慕之處。塋音營疏大

夫。釋曰案其職云墓凡邦墓之地域令国民族葬是掌天下萬民之墓地也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也故鄭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也在此者死葬之以禮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疋月四人徒四十人

大夫之喪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職主疏以其主公卿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疋月八人

徒八十人

大司樂樂官之長。疏大司樂。釋曰大司長下大夫及後皆放此。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

也。註大司至之長。釋曰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鞮鞞氏已上為長者

大疋月中士四人小疋月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徒四十人

胥有才智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稱尺證反。疏大疋月。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與大司樂教樂同類是亦禮事故列職在此但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

百人府四人史八人疋月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馬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社削云也。大師也。眡讀為虎眡之眡矇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矇子謂之矇。矇音蒙。眡音視。鄭常至反。矇音了。又力小反。

者鄭司農云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矇子謂之矇。矇音蒙。眡音視。鄭常至反。矇音了。又力小反。

字林同云明也杜蒯如字劉音屠下苦怪反朕直忍反本又作明或作朕劉又音睫瞶本又作瞶素口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云目名朕無疏大師。釋曰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先子也反。疏之等亦是樂事故在此此下直云瞽瞍三百人而已。注凡樂至之瞶。釋曰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瞍為焉者此鄭欲解作樂使瞽瞍之意以其無目無所親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云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者此乃師曠之徒亦無目者故引為證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也其餘為瞽瞍也云朕讀為虎朕之朕者易頤卦六四云虎眈眈其欲逐逐無咎是也云朕瞶目明者以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也先鄭云無目朕謂之瞽已下案詩有瞽瞍案尚書有瞽瞍於此云有瞽瞍據此三文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而為三等解之諸文皆瞽在上而瞶在下先鄭即以瞽為無目朕當第一無目朕謂無目之朕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瞶謂瞶然有朕朕而無見也云有目無眸子謂之瞶者謂目睛黑白分明而無眸子者謂之瞶案其職大師少師及瞽瞍瞶瞶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少師為長故連類言之

禮記卷之七

九

吳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疏亦同。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以為樂器律也者對律而為陽律也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謂諸文皆先云同後云

律若陰陽亦先云陰之類故以同名官也引書曰者堯典之篇彼據舜之巡守於方岳之下命史官協時月者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定分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正定之使依法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所引之文皆證同在律上之義若然無取於時月日又度量衡連又引之耳案孔注尚書律為法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為陰律與鄭義別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磬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文掌擊磬擊編鐘并教縵樂亦是樂

事改列職
於此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月六

人徒六十人(疏)鍾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春奏而奏九夏以其樂事故列職

於此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月

一人徒十人(疏)笙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
等笙壎箏篪已下亦是樂事故列職在此

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月

二人徒二十人鑄如鍾而大(疏)鑄師。釋曰在此者
案其職云掌金奏之

鼓亦是樂事故亦列職在此。注鑄如鍾而大
釋曰如鍾而大者以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簠

鞀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

正德十二年

八礼充十七丁

十一

人徒四十人鄭司農云以明堂位曰鞀東夷之樂讀如
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鞀為味莖著之味

如字又莫介反味莫戒反又音味莖直墓反劉直梨反李音
姪著直居反李張慮(疏)鞀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反鞀古洽反又音閤(疏)鞀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案鞀鞀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鞀樂是周以木德三又見

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鄭司至之
鞀。釋曰引明堂位者證鞀是東夷之樂云讀如味食飲之

味杜子春讀鞀為味莖著之味者讀從爾雅也此後鄭皆不
從之後鄭云讀為鞀給之鞀者欲取鞀為赤色是以礼記壇

弓云周人大事數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
鞀者取色赤

東方之意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

人胥月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疏)旄人。釋
所持以拍麾

案其職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經
云舞者衆寡無數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

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無數也。註旄旌至指麾。釋案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為旌旗之旄也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入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若然下鞞鞞氏云土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鞞鞞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簠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疋月二人徒二十人

去其有聲者發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簠右手秉翟

祭也字書作釋去起呂反下同

舞羽吹簠則此簠師所掌以教國子文樂左手執簠右手秉翟故各官為簠師也。註簠舞至秉翟。釋曰案公羊宣八年傳文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干垂壬午簡釋乃入去簠

傳曰去其有聲者發其無聲者張遠問簠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發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去者為廢故曰廢若然辛巳日有事於大廟仲遂卒卿佐卒輕於正祭則重於釋祭則不停正祭合停釋祭至於明日壬午仍為釋祭故孔子為經加猶以尤之但宣公乃有慙心於作樂之時去其

正德上辛刊 禮記卷十七 十一

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詩云左手執簠右手秉翟引之與詩者證簠師教國子舞羽吹簠之事也

簠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疋月

二人徒二十人

以爲詩章(疏)其職云掌立鼓函簠亦

是樂事故列職於此。註簠章至詩章。釋曰案其職有函詩函雅函頌是吹簠以為詩章故官名簠章也

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疋月二人徒

二十人

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疋月二人徒

反又力具反呂忱云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疋月二人徒

味反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疋月二人徒

此者案其職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註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疋月二人徒

注曲礼云鞞鞞無絢之非也此鞞鞞亦是無絢之非彼為大夫欲去國行喪礼之廢此為四夷舞者所非其廢無絢一也

云今時倡蹋鼓脊行者自有非者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必并擊鼓脊脊作聲者行自有非廢引之若證四夷舞者

自有非海中
國不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疏

典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掌藏樂器庸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庸功至功焉。釋曰先鄭所引春秋者左氏襄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引之者見其庸器之義。

司千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千舞者所

持謂楮也春秋傳曰方者何干舞也。楮食允反又音允。職云掌舞器祭祀授舞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千舞至舞也。釋曰云千舞者所持者謂老樂師云千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

懷浙胡校

八月疏一七

十一

江元壽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問龜曰卜大卜

疏

大卜。釋曰此大卜有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

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在此者案其職曰掌三兆三易之等但善龜卦兆有生數成數之鬼神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問龜至之長。釋曰卜赴也。赴來者之心故曰卜對筮問也。謂有疑來問於筮二者互見其義。卜言赴來問之心亦先問乃赴筮言問者後亦赴來者之心也。云卜筮官之長者謂與下龜人董氏占

入筮人等爲之長也

龜入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工取龜

疏

龜人。釋曰在此者與卜人連類在此。注工取龜攻龜

釋曰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不成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華時隨反燠之類

灼反燠音俊又子寸反疏華氏○釋曰在此者鑽龜用燠故與大

曰察其職云掌其燠契即上喪禮云楚燠是也楚即荆故云

用荆云燠之類者華所以揮答人馬用荆竹為之此亦用荆

故云華之類也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者龜

吉凶占人○釋曰在此者察其職云掌占

者音口疏龜筮亦占筮之類故列職於此也筮者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者曰

易疏筮人○釋曰在此者察其職云掌九筮筮有生成數

日云問者曰筮者鄭意以筮為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三

瀆瀆則不告是筮為問也云其占易即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占夢○釋曰

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夢是精神所

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眠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侵陰陽氣相侵漸

云吾見赤黑之祲○疏眠祲○釋曰在此者察其職云掌

祲子為反李日社反疏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亦是

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月四人徒四

十人大祝祝疏大祝○釋曰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

官之長故共府史胥徒在此者察其職云掌六

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亦是事鬼神之法故列職於此也○註

大祝祝官之長○釋曰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等為

也長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二人胥月四人徒四十人疏喪祝。釋曰：禮此者

防之事及辟令啓亦是礼事及事鬼神之法故列職於此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也

特之祝。甸音疏甸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時電後不音者同疏之田表貉之祝從事鬼神之事故列職

此於疏於此者案其職云掌四時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

敗也。詛則慮反祝之疏詛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又反沮在呂反沈音叙疏掌盟詛類造次一一之祝疏亦事鬼神故列職於此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月一人徒十

人司巫巫疏司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若國大旱官之長疏則師巫而舞雩亦是事鬼神之事故列職

於此。註司巫巫官之長。釋曰：案其職云掌一一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為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月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疏註巫能

釋曰：巫與神通亦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案神士職云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注引孝經緯及國語並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

鬼士還是男巫為之故引彼以解此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月四人徒四

十人大史史疏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讀礼書官之長疏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礼事及鬼神

之事也故列職於此也小史與大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註大史史官之長。釋曰：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為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六史下大夫六史得與內史為長者太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為長是以稱大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

辰之行宿離不貸馮音憑相息亮反注同宿

劉息就反音夙離力計反貸吐得反或音二

此者以其與大史同主天文故其職云掌歲月辰之位故

與大史連類在此注馮乘至不貸

觀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

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之

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

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云天文屬大史

者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大史知

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者謚大史掌天文之事云宿

離不貸者鄭彼注云離耦也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

掌天文者也謂其相與宿耦當審候伺不有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八人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懷浙胡校

八周疏十七

十五

動以觀天下之遷故與馮相氏連類在此也注保守至之變

釋曰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天文之變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八枋執國法及國令之貳策命群臣皆

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十人外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書外令及三皇五帝之書亦禮書

之類故列職於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

掌贊書御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贊書凡數從人多也。**疏**政者皆亦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御猶至多也。釋曰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中猶衣也。巾如字。劉居觀反。衣於既反。**疏**此者案其職云

掌公車之政令辨并用與其旗物皆是禮衣故列職於此也。注巾猶至之長。釋曰巾猶衣也者謂王金象革等以玉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路王之所乘車。**疏**典路。釋曰在此者案

路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路王至乘車。釋曰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之等皆稱路也。懷浙胡校。周疏十七。十六。弓三。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車僕。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五戎之卒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

職於此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疏**司常。釋曰在此者案其

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司常主王旌旗。釋曰九旗之別自王以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為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疏**都宗人。釋曰在此

者案其職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皆是事鬼及禮事故列職於此。注都謂至食邑。釋曰案載師云家

邑任稍地小都任縣也大都任置也則大夫采地不得稱
故據大都小都而三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此既掌祭禮
不云伯而云宗宗者避大官名夏官都家執司馬得與大官
同名者以其軍事重故與大官同名也秋官都家以稱士
者以其主都家萬民之致訟以告方士
故謂之士士者察也取其察審之義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所食采邑疏家宗人釋曰在此

者案其職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亦是共鬼之事故亦列職於此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云為之貴賤之等神

士者男巫之後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疏凡以至
書數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
釋曰此神士還是上羣坐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
置神位故以神為名無數者有即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
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在此者案其職云
掌三辰之法當處置神之位次故列職於此

附釋音用禮註疏卷第十八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

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

吉禮於土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也

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

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又後不音者同

國○釋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

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註建立至人事○釋

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

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

見天在上地祇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

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

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

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

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下有五

禮具北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士空云

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自吉禮於上承以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事謂祀之祭之享之

故書吉或為吉杜子

春云書為吉禮者非是當為吉禮

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吉禮為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

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鬼

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註事謂至有二

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為次若

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

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禮祀

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禘

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祀日月星辰以燹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煙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燹積也詩曰凡凡棫樸
薪之燹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燹燎而升煙所
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昊天上帝也昊天上帝樂以
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司中三能三階
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
於圓丘所祀天皇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
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也祀五帝亦用實
柴之禮云○煙音因季又音煙燹羊九反本亦作燹音同積
也燎良召反輶音風凡薄工反一音房逢反○**疏**以煙至兩
臧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下同圜于權反○**疏**師以煙至兩
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甲先後為次謂啟神始也○註煙之
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煙注云煙芬
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煙義並與煙得相叶也
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
此文是也鄭於煙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煙之言煙也云
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
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
也云燹積也詩云凡凡棫樸薪之燹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

禮記卷十八

二

引之證燹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或有玉帛燹
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燹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
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
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
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
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
言之則二大小祀皆有用牲幣燹燎中但有牲幣燹燎中但
止有牲故鄭云
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
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燹燎而升煙
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
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報陽故取特
牲為義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右農以配
天典瑞亦云四主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上帝也云上帝玄天
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玄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
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
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
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
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
門不知定取向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

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證而言其
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
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
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
下台司祿為司空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
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
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
兩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兩師畢也若左氏
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
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
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
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
此推之則北官好燠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所刻
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立所祀
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圓鍾為宮云云冬至於
地上之圓立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
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
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
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左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

正德十二年

禮疏十八

三

明

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
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
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
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
範五紀亦云星辰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為二
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
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
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
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故以配日其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
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
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為司中
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
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是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
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
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
故文到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

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
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
一合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
記為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
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為主故知五
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
同薦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
緇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
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
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曰招
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倉樞紐
又元命包云大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
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
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
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
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
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
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
各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
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

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麗案
設皇即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
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
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
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
昊天冬曰上天摠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
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
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摠勅四時知昊天不
獨眷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巳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
天文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
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殺或生故以昊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以監下言之昊天
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王
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昊天不弔則
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
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例
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頌乃足此各非必紫微宮

之玉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
西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
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
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
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
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
六各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川
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
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均于山川禘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禘也所
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醴燔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

八禮充十八

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
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
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
子曰所宗者六理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
宣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
此同張融許慎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
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日月既
尊如是豈不
得入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

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百物

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

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
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
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撰鬯為罷鄭司農云稷當為祀書
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
以祭若今時繫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
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
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
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土五嶽

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
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
性之含藏福福性旬也福而樂之謂樂攘及蜡祭郊特牲曰
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燬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
劉直陰反福字通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
如字本成作烈禩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禩張格
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照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
該古來反葦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寶音獨本
亦作瀆下同省所景反禩讓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
有牛反燬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郡賦云珍燬無數又陟劣
反疏以血至百物。釋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
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
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註
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
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
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如
祭下仍有狸沈與福牽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
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

禮記卷之八十八

六

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
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
士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神稷者原
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偏廢故立稷以表各郊特牲
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士穀之
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
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死乃配
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
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表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表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
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
夏社注云犧牲既成染盛既潔索祭以其特而旱曠水溢則變
置社稷當湯代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備旱至七年故
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
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
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圓
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

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
辜披縹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
罷從經縹為正其云披縹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縹狗
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况縹辜為縹之義必縹狗止風者
狗屬西方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
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
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
云而祭五德之帝食食神焉者但迎氣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
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
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
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
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
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此其三
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為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犁
懷浙胡按 一 同疏一八 一 余成廣

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社即句龍答曰犁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
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
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
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
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彼必據
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
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為
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嶽
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
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
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兗州霍山在嵩華者別
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
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鯉沈祭山林川澤
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鯉沈
也爾雅云祭山曰廢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廢縣既非周法
而按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
山川則有接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

况非周法引况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
其性之含藏者經理沈祭山林川澤摠言不析別而說故鄭
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
含藏也云鬮鬮牲鬮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鬮祭牲體者皆
從鬮臆解折之故以鬮言之云謂燔饗及蜡祭者案禮記月
令云九門燔饗又十二月大雉時亦燔饗是燔牲饗去惡氣
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會聚萬
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
法此所引郊持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
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設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
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以時成熟者其八蜡
不得與四方成熟之通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
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
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
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
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
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畷典田大夫郵表
畷畷止也謂田畷督約百姓於井間之畷也是郵行往來立
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

讓浙胡校

周疏十八

八

成廣

之畫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
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
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
至義之畫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畫引
之者證祭亦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者

進所鮮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體謂薦血腥也裸之言濯灌
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持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
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後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
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禘逆言之者與下
共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禘有黍稷互相
禘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
後率五年而再禘祭一禘一禘也禘也禘也禘也禘也禘也
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反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以肆至先王。釋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
而言之即有六禮摠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禘

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也僖公僖三十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小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禘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為禘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僖公宣公二年既為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禘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禘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禘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禘者七年八年禘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禘者是禮識文為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禘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為禘禘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禘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如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春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

懷胡校

禮卷十八

十

江元富

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王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煙血與裸為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性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爛一獻熟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禘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而言用熟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凶至之憂。釋曰此凶禮之日也邦國者亦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災從後以

物哀之也。註哀謂至有五。釋曰云哀謂救患分裁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災討罪者救患即邢有不交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災討罪若宋災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災也討罪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
以揆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註云大祭
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
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饗具於鬼神也○註宗廟至
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
一也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但
周法有三年一禘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
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禘之義也若殷則禘
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
云禘大祭者禘是揆名祭法祭天圓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
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
時亦是禘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
孰當朝踐後爛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節云孰其殺
謂解而爛之是其饋獻獻以盞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解
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解故云肆也云獻獻體謂薦血
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
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故神坐以王爵酌腥齊以
獻尸后亦以王爵酌體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裸之言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九

安

灌者經云裸者是古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
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流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
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上北先灌謂
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
後朝踐饋獻醑尸等為終故此補始也郊特牲曰竟氣歸于
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歛吸出
入之氣為竟耳目聰明為鬼人死竟氣歸於天為陽形魄歸
於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
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
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
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
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
文明六享俱然者知向所說其先灌說王始迎牲次腥其俎
腥其俎訖乃爛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
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
在先之事是於禘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
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禘祭皆有灌獻肆三事耳
故云六享俱然云禘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者有黍稷互相
備也者禘言肆獻灌禘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禘

者皆是以相哀之以喪禮哀死亡喪謂親者服馬疏者合

法故并代引之音遂以喪禮哀死亡喪謂親者服馬疏者合

也云哀謂親者服馬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

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馬疏者含禭

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

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馬

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

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遂則有之

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士喪禮君使人遂明天子諸侯

於臣子皆以荒禮哀凶札荒人札荒人札荒人札

有含遂也以荒禮哀凶札荒人札荒人札

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疏荒

不樂札讀為截謂疫癘。札如字又音截縣音玄疏荒

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云凶

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

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癘病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為目以

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十一 魯齊

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為防民取蔬食也皆為賤

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

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

賤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云札讀為截謂疫厲

疏

注哀謂至含遂。釋曰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

疏

經鄭不詳亡則亡與喪為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

疏

也云哀謂親者服馬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

疏

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

疏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馬疏者含禭

疏

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

疏

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馬

疏

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

疏

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遂則有之

疏

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士喪禮君使人遂明天子諸侯

疏

於臣子皆以荒禮哀凶札荒人札荒人札荒人札

疏

有含遂也以荒禮哀凶札荒人札荒人札

疏

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疏荒

疏

不樂札讀為截謂疫癘。札如字又音截縣音玄疏荒

疏

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云凶

疏

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

疏

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癘病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為目以

疏

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

疏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十一 魯齊

疏

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為防民取蔬食也皆為賤

疏

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

疏

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

軍禮之中故知此禮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六行人云致
禮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禮之是其
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證也案左氏傳為
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蠆宋向戌衛比宮他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以
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然也

恤禮哀寇亂

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
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
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
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
亂在外為寇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刑據此文既言寇
亂當據惠伯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以賓禮親邦國
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而已

親謂使之相親附

疏

註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
國故鄭還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即

下文相朝聘之義是也賓禮之別有八
者即下文八者皆以曰間之者是也

春見曰朝夏見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三

富刊

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特見曰會殷見曰

同

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
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編朝

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
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
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
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
歲則編○曰朝直逆反注下不出者皆

同○音弟編音遍下同猶朝張遙反

疏

註此六至則編
釋曰云此六禮

者以諸侯見王為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
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
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為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為文二者
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
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
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
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
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宗夏六服當朝之歲盡來

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觀之歲
來觀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
觀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
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
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觀天子豈有別意乎
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常
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
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明
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
事焉者此司儀及觀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
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
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大
子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
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為壇會盟之事同若然
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觀天子一則
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觀者若不當
朝之歲則不頒行朝觀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
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
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衆也十二歲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
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
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
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
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為壇於國外者觀
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
尺如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
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為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
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
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
編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
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
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
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
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編矣

殷覲曰視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
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覲謂一服

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姆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
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覲他弔反一音他竟反竟音境

疏

注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發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發發衆也若發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已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為大禮對使大夫為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朝十二年朝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發覲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

侯浙胡校 周疏十六

十四

葉再友

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同邦國

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潛差者使之和協不潛差謂若禮記郊

同注

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潛禮也。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

疏

註用其義勇。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

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若是見義而為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而大均之禮恤衆也。職之賦所以憂民。至夏民

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編天下比自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

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潛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

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車徒之數 **疏** 註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子諸侯親自閱音悅 **疏** 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

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大役之禮** 任衆也 築宮邑所以 **疏** 註築宮至強弱。釋曰鄭知有其戶是築宮也詩又云築城尹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料是事民力

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所良 **疏** 註正封至其民。釋曰知大封為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其民庶不得合聚今

以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則封人云常畿封而樹之 **以嘉禮親萬民** 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者是也

疏 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人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人其實上下通也。註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以**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彼列

反 **疏** 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故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縹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禮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親其恩成其性
疏 以昏也 冠古亂反

女。釋曰此一節陳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註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婿親迎御輪三周是婿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己是親其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

正德十二年

禮充十八

十六

象

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

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疏 以賓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註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位為王已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若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為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秦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此皆欲見經云朋友亦舍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為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為賓射

以鄉食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賓客謂朝相親之事也

聘者註賓客謂朝聘者○如梓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

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饗享大年以飲賓獻依命數之仕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

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

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

以

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脈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

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大王使石

尚來歸脈○脈上忍反膳音煩

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脈

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脈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

言之則脈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

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脈于社

不敬注云脈宜社之肉也盛以蠶器故曰脈劉子曰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脈注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

氏說脈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宗廟之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

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脈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

居祖上曰脈熟居祖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脈為社稷肉膳

疏

者註賓客謂朝聘者○如梓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

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饗享大年以飲賓獻依命數之仕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

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

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

以

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脈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

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大王使石

尚來歸脈○脈上忍反膳音煩

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脈

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脈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

言之則脈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

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脈于社

不敬注云脈宜社之肉也盛以蠶器故曰脈劉子曰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脈注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

氏說脈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宗廟之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

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脈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

居祖上曰脈熟居祖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脈為社稷肉膳

禮記卷之八

十七

蠶器之蠶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蠶也云兄弟有共

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

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

脈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

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脈引之證同姓有歸脈之事此

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

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膳肉周禮以脈膳之禮親弟兄之

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

國

異姓王昏

疏

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

以物賀慶之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

賚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註異姓至甥

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

之父曰昏昏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為甥王娶女來則為舅摠是昏姻之國也

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疏以九

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摠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差也。注每命至異數。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則不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

見命如字下疏註始見至職事。釋曰云始見命為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背

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上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與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與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與命

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命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之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為治事故

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

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疏註鄭

弁服。釋曰先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者祭衣服雖不

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

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

為上士則王之命先鄭雖不言王之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

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

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

再命而可知云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王藻汪云諸侯

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絺

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

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註云以子男為卿卿當絺冕矣鄭云

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

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

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若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以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 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臣亦之得其理也

疏 註鄭司至三命。釋曰先鄭云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三命之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各為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各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况中大夫下大夫各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於王為王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十八

十九

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即為王臣也

四命受器 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疏 註鄭司至四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五命賜則 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命者約典命文

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

疏 註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為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

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曾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
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徑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
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
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
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
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
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者此舉後代以况義二十五成
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
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特有孟子張包周及
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云獨劉子駿
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
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
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 **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
證時有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 卿治一官也文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
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
儔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荀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具
官臣偃實先後之先蘊薦反下先特同後胡豆反 **疏**

正德十二年

禮亦十

二十

周甫

註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後鄭
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
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
凡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
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為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
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如若毛君之義出加入
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
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
夫其尊如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
入為王之司徒詩入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
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為王卿
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玄謂此六命之卿賜官
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
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
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
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子母弟得立
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
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
大小都耳春秋者證諸侯以邑為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
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各

諸侯於外事皆將曾臣言先後者
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
七命賜國王之卿六

一等者鄭司農云
出就侯伯之國
疏註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先鄭後鄭
命出封加一等即七

命是侯伯之國者也
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

農云一州之牧王
疏註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之三公亦八命

百二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
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
封爵稱侯今日伯特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
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
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

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
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三公亦八命典命文

伯者鄭司農云
疏註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三
長諸侯為方伯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二十一 江毛

加二命為二伯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
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
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
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

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
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

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
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

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
以王作六瑞以

伯故云方伯伯長也一方之長也

等邦國等猶齊也
疏註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為摠

國為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傳三寸厚
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王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

圭法也既命諸侯當
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

象飾圭長
疏註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
又有二寸
疏執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

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鎮
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
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
類為瑑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瑑飾也無正
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
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
圭尺有二寸天
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
注公二至九寸。釋曰此折執
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
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
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
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十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
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
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按檀弓云三家視
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堅者而言桓若豎之則
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者圭不
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
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
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者以無正
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二十二

工七

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
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

有養縹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

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
鄭必破信為身者古者

寄申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
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以其字為身躬故鄭還

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養縹耳者縹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為飾
若不養縹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養縹為別也

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
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

民伯守子執毅璧男執蒲璧
注毅所至國也。釋曰毅
之是也子執毅璧男執蒲璧
以安人二玉蓋或以毅

為飾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
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注毅所至國也。釋曰毅

人二玉蓋或以毅為飾或以蒲為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
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

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
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摯音至本或作費

疏

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為摠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執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為瑞禽云摠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謂臣無此義故以摠為文鄭云摠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謁見新升為士皆執摠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摠以自致乃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摠也。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鷄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鷄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摠以布不言績者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摠以虎皮公之孤飾摠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摠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摠无庭實。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摠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為主文兼諸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十八 二十三

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摠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為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其璧色繒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為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鷩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鷩鷩即今之鴨是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士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為君與其巧作商或為君與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只

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
有異耳云自維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
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
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
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
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
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
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
命數及爵皆執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
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禮天地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璧秉圭是也。坐才卧反後神坐故此

植音值又時

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
力反又音置疏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尔

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
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
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
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

禮二十一年

禮記卷十八

二十四周甫

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
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
滕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禪又為壇於
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
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玄璜禮北方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比極者
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

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
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
少天尊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昊食
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園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
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
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崑
崙本反本又作崑音崑崙疏註此禮至半見。釋曰云此
音倫本又作崑音崑崙疏註此禮至半見。釋曰云此
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
圖立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

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也。以夏至謂
神在崑崙者也者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
崑崙大池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又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生
比良地示則生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
精之帝者此已下比曰據月令四時仰氣皆在四立之句故以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
令四時十二月皆歸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
迎氣配天帝而言言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
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
至秋摠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
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
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
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
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
璧圓而下是象其類也案爾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
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圓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圓以對
地方地有四方是入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
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與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

禮記卷之八

二十五元

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
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年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
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齊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
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
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
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
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
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
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
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
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合樞紐者此四時迎氣
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
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皆用蒼也
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

疏

皆有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

六器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
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注幣以至酬幣。釋曰知
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
設若四師云宜大祀用玉自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則

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
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且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
之幣則獻尸後酬尸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司農云陰德謂男

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
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料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各
畜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條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
地產謂士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
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
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
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
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多故食
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
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
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為制于偽反其
中丁仲反又如字令力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泆滌徒
歷反邪似嗟反道人音導悍尸幹反劉音旱威音胡反

疏註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
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地產是天生自然

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
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造即植物九穀之屬是
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
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
富以身上外解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
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
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地產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
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
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
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
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地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
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
穀並是入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
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
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心乃故食動物作之使
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謂食動物
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大
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

者凡入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沐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為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為陽醢為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人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

曰產○種疏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章勇反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

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

正德二十一年 禮記卷之二十七 熊六

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註禮濟至曰產○釋曰

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

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

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

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

正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

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

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為鷹之

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鴛鴦雉化為蛤蜃之等皆

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

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如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位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

王之禮

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饗烹牲

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節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

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涖作立鄭

司農讀為涖涖視也○省本又作青同息并反後省牲饗皆

同饗戶郭反蓋音咨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

此既古愛反本或疏凡祀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

作擬亨普庚反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

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眠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

器看潔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

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之玉仍有圭瓊璋璜

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

饗者當省視烹牲之饗云奉玉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

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蓋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

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

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

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

及其行事則又相之○註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

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

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

事故摠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既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

王之禮

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饗烹牲

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節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

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涖作立鄭

司農讀為涖涖視也○省本又作青同息并反後省牲饗皆

同饗戶郭反蓋音咨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

此既古愛反本或疏凡祀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

作擬亨普庚反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

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眠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

器看潔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

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之玉仍有圭瓊璋璜

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

饗者當省視烹牲之饗云奉玉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

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蓋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

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

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

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

及其行事則又相之○註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

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

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

事故摠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既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疏

註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為心代有政者謂王有疾及

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凡

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籩徹王后

之**疏**

凡大至饗也。釋曰天地及社稷對神等后夫人不

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

徹者鄭云薦徹而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政宗伯攝為之凡

祭祀皆先薦後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賓客以尊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載耳拜送則王也鄭

司農云王不親為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出注小宗伯職放

此**疏**大賓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

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疾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

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為之。注載為至

禮記卷十八

二十九

為主。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幣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

以鬱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幣也云

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

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

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為者攝酌載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

而為裸即是直裸不拜案卿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

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朝

農在下者不親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朝**

覲會同則為上相太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

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饋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

疏

朝覲至如

位而哭之禮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

紂衣。曰棺必刃反本或作賓同紂側其反

朝覲會同即兼四特朝覲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

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

者后及世子喪王為此主哭及拜也宗伯亦為上相也云

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為往哭

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相皆耳。注相詔至紂衣。釋曰

去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耳。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

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

禮曰相此據司儀云母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

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

朝觀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觀小行人為承擯察觀禮尚夫

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

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庭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

為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則是王后及世子亦得見大

喪所前或嗣王則大喪中無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

為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縗麻不應直哭

之而巳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案彼注

云麻不加於采經紵字以其過哭諸侯者爵弁

紵衣而已不合加麻經於紵衣爵弁之上也

王命諸侯

則擯命者延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

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

焉○假首格至也依於豈反鄉許亮反策初華反

祭焉○釋曰云擯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擯謂進使前以

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禮記卷十八

三十

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具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

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皆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

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

後云烝祭歲文王弊牛一武王弊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

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

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

大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前南鄉是立

依前南鄉之事也云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降再拜

禘首登受策以出者

史由王右以策命

之者此案觀禮天子

使公與之就館賜侯

氏命服特史由公

右執策命之又案祭

統云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於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北面史由

君右執策命之再拜

禘首受書以歸天

子無降立之事其餘

則同命諸侯之史當

王右以策命之云

降再拜禘首登受

以出約僖一十八年

王命晉侯之事案板

傳云王命內史叔與

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當特晉侯降再拜

禘首登受策以出據

被文也云此其略也

者但命諸侯其特

威儀更有委曲今所

言不載故云略也云

諸侯爵祿其臣則

於祭焉者祭統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均王

故

禮

記

卷

十

八

茲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知祀之備也上帝五帝

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注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哉凶

謂年穀不熟哉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

知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

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

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

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

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

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

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

而為壇送祭之

故云四望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告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

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

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

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

官也黎為况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

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司龍生為后土

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物神非后土也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
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二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
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大
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獻師
職公大都鄉小
都大夫家邑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八

懷浙胡校

周疏十八

三二

卷十八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九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至宗廟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相公二年取部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

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註庫門至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

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

懷浙胡校 周疏十九 曾壽

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

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北五帝於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炎帝食馬黃曰含樞紐黃帝食馬白曰白招拒少昊食馬

黑曰汁光紀顓頊食馬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文謂四望五嶽

四嶽四寶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北日於東郊北月與風師於西郊北司中司命於南郊北雨師於北

郊仰如字劉五即反標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久反拒居馬

反沈又音巨汁

音叶劉子集反

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

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

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

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說但彼據禮神五幣而言此據壇域之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

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
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選為五嶽之屬解之先
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
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彼雖無三王五帝
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
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
特祭入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
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
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
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
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
五行金為陽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
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
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兩師於北
郊者以其兩是水宜在水位故知兩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
侯三望境內山川案禧三十一年夏四月尤三望服氏云三
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
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
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戴望江漢唯
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

正德十二年 禮部十九

明

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
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
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 兆山川丘陵
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墳衍各因其方
順其方
疏 兆山至其方。釋曰案大

林澤原隰亦順所
可知故略不言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用等

尊卑之差鄭司農云 **疏** 註用等至軍嘉。釋曰云用等牲
五禮吉凶軍賓嘉

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
牢四數特牲二數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

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壘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 **辨廟**
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大宗伯職文

祧之昭穆
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
疏 辨廟祧

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察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
下降殺以兩故畧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摠云廟祧之昭穆諸

族無二祀謂始封太祖廟為祀故聘禮云不賤先君之祀是
大祖為祀也。○注祀遷至曰穆。○釋曰案祭法注祀之言超
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祀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三
祀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祀
昭之木主入武王祀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祀也。云自始祖
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持立廟不毀即
從不啜已後為數不啜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
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

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辨吉

至之禁。○釋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
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
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
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注五服至之服。○釋曰案尚書
云服五章才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
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為王及公卿
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
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則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

正德十三年

禮記卷十九

三

人為五也。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宮謂之門

子掌其政令

三族謂父子孫也。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正室適子也將

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

疏

掌三至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也。本而言推此而往其

中則兼九族矣云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
總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
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麻主皆正室亦謂之門子。○注
三族至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

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為五者謂此父
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為九者謂以
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五為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為
七乃云以五為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為曾祖鄭注云服之數

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
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
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
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為曾孫玄孫服同總麻三月以尊

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為九不須言以五為七也云政令投事
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太子

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官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毛
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摠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擇毛

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
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毛六戚如字劉莫報反

(疏)至奉
之○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
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

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
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且在廟門之

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率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
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注毛擇至主豕○釋

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
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按人

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
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

聽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
司空冬官故奉豕牲也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
攬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

使六官之人共奉之
攬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

辨六至奉之○釋曰六穀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
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

故須辨之云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簋豆是婦人所奉
之事故使六官之人奉之六官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官之

宿成者也○注齋讀至麥或○釋曰讀齋為齋者爾雅釋章
梁稷也梁字從米以次為聲其齋字從血以齊為聲從皿不

如從米故讀梁也云六梁黍稷稻粱麥苽者
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言

辨六彝之
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者

名物以待果將
六彝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雉彝

又廬**(疏)**註六彝至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
水反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

者官眾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
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主瓚

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梁
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淮

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待者有事則給之

尊象尊尊尊著尊大尊山尊○**(疏)**辨六至賓客○釋曰案
獻素何反著直畧反大音泰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

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
陳六尊亦依祭祀四時所用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
春秋左傳云儀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裸器凡祭祀
賓客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
賓客者率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注待者至山尊。釋曰
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
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略而不言亦
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
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王以賞賜有功者
書曰車服以庸

疏

掌衣至賞賜。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衮冕以下唯有大裘不
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衮冕則二王
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
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
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注王以至以庸。掌四
釋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以車服旌其能用

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序事卜日省牲視條濯
饗饗之事次序之時

疏

注序事至之時。釋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等者此以經云
掌四時祭祀之事序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
享大鬼祭大祗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已下故
取以証序事唯饗饗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饗一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鄭司
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

疏 若國至詔號。釋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
大封。大貞。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注號神至

大封。釋曰則言卜事而云神號者祭大祝有神號幣號又
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蠱惡鄭云問事之正
日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
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
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

大祭祀省牲祗滌

灌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逆盥

受饗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執時薦陳之晚
早備謂饌具。鑊昌志反亨魯與反劉晉孟反
釋曰此云省牲祗滌灌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
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盥即大宗伯滌玉盥者是也
大宗伯滌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
耳。注逆盥至饌具。釋曰知盥受饗人之盛以入者案少

牢饔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饔饗亦在廟門外今言迎
盞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饗視
身腥熟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報節云腥其俎豚解而腥
之熟其殺體解而爛之此謂祭宗廟朝饗饋獻節彼下文更
有作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饗節不言畧也云時薦
陳之晚早者陳謂祭前陳饗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
晚早云備謂饗具者此饗具即堂東所
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凡祭祀賓客以

時將瑱裸 將送也尤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
時奉而授宗伯天子主瑱諸侯瑱瑱○瑱才

但 註將送至瑱瑱○釋曰凡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
反 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云又

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
入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

據授尸謂贊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
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

也云天子用主瑱者王人云裸主只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
用瑱瑱者此謂未得主瑱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瑱然

後為鬯未賜圭瑱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瑱瑱謂未得主瑱賜
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瑱灌大宗用瑱瑱亞灌鄭云入宰

懷浙胡校 周疏十九 六 業起

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瑱也若然天子用圭瑱則
后亦用瑱瑱也其諸侯未得主瑱者君與夫人同用瑱瑱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小禮群
臣之禮

疏 詔相至宗伯○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
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群臣之禮云凡

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
既未至職未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

伯故於中言賜卿大夫士爵則償 賜尤命也償之如
之以結上也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傳 疏 賜卿至則償○釋曰
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諸侯尊故大宗伯償

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之○注賜尤至服也○釋曰云賜
尤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

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尤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
觀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

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引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
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

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亦則 謂所齎來貢獻
之財物○齎子

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亦則 謂所齎來貢獻
之財物○齎子

又作賚 **疏** 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注謂所

至財物。釋曰此謂諸侯來朝觀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

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

受之以東故云受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

其將幣之齎也 **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

鼓祝奉以從魯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

為之奉謂將行。後孚物反刘 **疏** 若六至主車。釋曰言

音廢從才用反齊車則皆反 **疏** 大師者大起軍帥以征

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

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

○注有司至將行。釋曰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

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

其上行者見太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

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

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

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祖為證故先言遷

懷浙胡校 **周疏十九** **七** **樂起**

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簡子行敬子言

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被社樂鼓

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

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

疏

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注謂所

疏

至財物。釋曰此謂諸侯來朝觀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

疏

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

疏

受之以東故云受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

疏

其將幣之齎也 **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

疏

鼓祝奉以從魯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疏

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

疏

為之奉謂將行。後孚物反刘 **疏** 若六至主車。釋曰言

疏

音廢從才用反齊車則皆反 **疏** 大師者大起軍帥以征

疏

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

疏

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

疏

○注有司至將行。釋曰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

疏

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

疏

其上行者見太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

疏

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

疏

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

疏

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祖為證故先言遷

疏

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簡子行敬子言

疏

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被社樂鼓

疏

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

疏

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

疏

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在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

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

是其誓啓與有言戰於其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

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案許慎云今山

陽俗祠有石主波維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

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之無正文故云

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

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若軍將有**

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軍將有事將與敵合

疏 戰也鄭司農云則與

疏 祭謂軍祭表馮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

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與音預注則與與其祭

與祭與 **疏** 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

執事同 **疏** 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

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

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

○注軍將至典焉。○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事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若大甸則即有司而饋獸于郊遂頒禽

○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饋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群臣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馬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疏**若大至甸音田出注下甸役同饋于軒反劉于法反。○**疏**若大至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說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飲神非正祭直是野饋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饋獸說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疏**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饋饋也以禽饋至分之。○**疏**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

懷浙胡校

周疏十九

六

垂福

次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饋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群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大**

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

曰祠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疏**大裁及執事禱祠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疏**音誦于上下神示。○**釋**

曰云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神祇。○**釋**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禱祠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禱祠祀社稷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也**王崩大肆以拒鬯** 溲肆鄭司農云大後得福則祠之也。○**疏**大肆以拒鬯溲肆大浴也杜

子春讀溲為泚以拒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疏**至神仲之。○**疏**溲亡婢反杜音泚亡恐反李亡辨反。

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肆字故後鄭就足之特解
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為伸故也必用非曾者以死者
人所惡故以拒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
鬯解尸小祝又云大喪贊鬯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

儀也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
君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
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

斂疏者可以相助斂力
驗反下及注同稱尺證反疏注執事是大祝之屬者案大祝
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云親斂者蓋事官

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
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引喪大記者以天子之
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按

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
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
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

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
姓而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制色宜齊同。縣
言之音玄衰七雷同。

懷浙胡按 周疏十九 九 章福
疏縣衰至之外。釋曰式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
知式中兼有色者按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直齊衰貌

若泉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
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緇而勿天明不色如直也縣衰
冠大僕云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

暨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及執事
眠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
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

不親哭有疏及執至哭之。釋曰此文承不冠之下卜葬
官代之。之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旬
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眠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

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執事至代之。釋曰鄭
知執事是梓匠之屬者以其明器所為是工巧之事梓匠
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摠主人工事故
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
之材者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知
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上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
此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悼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去定
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以其有官代之者決士
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即小宗伯

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
兆墓坐域甫始也鄭亦

讀窆為毛菟皆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各穿地為窆聲如腐脆之

脆七歲反舊作醉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

騰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騰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

字林有醉音卒醉者牛羊脂菑者栗易破恐字誤

集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醉已下皆非鄭義

之○釋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卜墓之筮兆故云卜葬兆

也云甫窆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為墳故云甫窆也云亦如之

者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墳門外此卜葬地在墳

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注兆墓至之

醉○釋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兆以為龜兆解之此兆為墓

筮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鄭

大夫讀窆皆為穿此經唯有一窆而云皆在下家人甫窆皆

為穿也杜子春讀窆為菑菑亦是穿當時有此語後鄭從之

故云皆謂葬穿墳也云今南陽各穿地為窆聲如腐脆之醉

者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為窆窆之聲如腐脆之醉則以窆為

脆也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喪祭虞附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

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

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

喪祭明日附于祖父○離力知反○

疏 注喪祭至祖父○

禮記卷之九十九 禮記卷之九十九

疏

注喪祭至祖父○

虞附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雅有虞附而已

故以虞附解之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

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

既葬送形而往迎鬼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

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

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

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

易奠也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

三虞卒哭池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

卒哭日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

是也云明日附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附祭

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巳日為

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

卒哭祭其附祭又用柔日剛癸日為附祭是士從始虞至附

日摠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

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

去無時哭哀設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日復平常為吉

祭則禫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

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奠附并附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升附祭摠釋故喪中之祭摠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附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立已封也天子之冢

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南窆遂為之尸。成葬至為位。釋曰云成葬者謂造立墳已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註成葬至之尸。釋曰成葬立已封也者案冢人以爵等為立封之度據彼有立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

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土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奠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凡王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肆儀

為位肆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肆以志

反習也沈音。疏凡王至為位。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旬四季似二反。疏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為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尸為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國有禍裁則亦

如之謂有所禱。疏國有至如之。釋曰禍裁謂國遭水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

而為。疏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

祭之。注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纓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

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羣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是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

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珥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為進機之機者案禮記上藻沐畢云進機鄭以為沐而飲酒曰機彼機為機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為珥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為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饗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血皆於屋下者謂二處皆不升屋而祀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機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血欲破經珥及子春鈺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為之以證珥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刳珥則奉犬牲手牲曰刳羽牲曰珥此刳珥正字與若然刳既正字而讀從進機者且從故書機音耳至士師別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珥是取血以饗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也職讀為職職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職劉之弋反戚音弋注機同監古街反

疏
大祭至職人○釋曰

禮記卷十九

卷十九

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註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為職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為職為聲謂置臬之時職職然作聲故讀從職可以繫牲者也云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職人是此二官也言此職人對彼職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告人所云職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

凡祭祀之下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宿先卜

疏
凡祭至如之○釋曰言凡祭祀之下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下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日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眠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夜視滌濯祭器

祭之日表齋盛生易繫展
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哭陳告備及果築馨鬯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疏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也。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

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

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立大至用牲。釋曰此則佐宗

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註鄭司至

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

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而已其於地示不

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

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將舉

之云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

以先鄭次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

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云司

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地示小祀耳

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

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幣為冕毳冕

芬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若宗廟小祀其神不

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獨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

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者天神中非直有并煙玉帛牲亦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

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

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五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

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岳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

有禮神幣帛而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解玄謂祈嘗為進幾之機理當為岬機岬者豐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并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疏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幾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官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鄆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岬其鼻以岬社也。及其祈及注幾同巨既反或區依反珥而志反注岬同割苦圭反俠室古洽反割古。疏以歲至祈珥。釋曰言歲時序其祭祀首即上句先後也及其剋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剋用羽牲即曰岬。牲序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

樂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裸也。故書表為剝。剝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以為鬻。○果古亂反。下同。鬻音煮。相息亮反。下相其禮。疏：祭之及注同。剝芳遙反。或方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至念者。○釋曰：云祭之日，表齋盛告繫者，當祭之日，且其黍稷等盛於簋，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之名。又告繫淨云：展恭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鬻曰以掬，杆以悟，而築鬻金煮以和。祀之酒以涕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註：案六至為卑。○釋曰：爾雅云：案，稷也。彼特訓案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摠而言之。六穀皆是案，故此經據六穀為案。故鄭云：案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以為鬻者，此言築鬻鬻人云：裸事和鬻，鬻謂取鬻金煮和。和，鬻之酒，涕以裸神。及賓客故二鄭俱言之。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剝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饋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名異，視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簋盛稻粱，簋盛黍

稷，皆有會蓋覆之。視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鬻人目掌鬻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具，不知儀者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壇疏：掌兆至禁令。○釋曰：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註：兆壇，坐域。○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坐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坐域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疏：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坐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坐域也。

大賓客涖筵。凡築鬻此王所以疏：大賓至築鬻。○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稱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煮之，和鬻酒也。筵，几

云：臨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註：此王至賓客。○釋曰：言此以對彼被則上經築鬻禮。示廟神也。○**贊果**。○釋曰：言此以對彼被則上經築鬻禮。示廟神也。○**贊果**。○釋曰：言此以對彼被則上經築鬻禮。示廟神也。

將。酌鬱酌鬱疏：酌鬱。○釋曰：案大宗伯有故相。○**大朝覲佐儋**。儋為承疏：言大朝覲為承儋。○釋曰：此

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共設匪壘之禮。賓設於人為承儋。小行人所云者是之也。○**共設匪壘之禮**。賓設於

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
于獲筮實實于筐匪其筮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
之或者匪以致饗○殯於貢反食（疏）此肆師不掌飲食而
音嗣下同設與音餘下侯與同

○註設於至致饗○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
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獲今言共設筮獲明是王不親
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是

不親食之事又欲破籩從筮之事也云字之誤與者無正文
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
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

須破匪從筮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筮
何無正文故云（疏）註授賓祭肺○釋曰饗大牢以飲賓
或以疑之也

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
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與祝
侯讓于畚及郊（疏）與祝

郊○釋曰侯者侯迎善祥讓者讓云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
此侯讓二事于畚及郊凡侯讓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畚
今先言畚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

文以見義也○註侯讓至十里○釋曰知畚五百里者王畿
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

遠郊百里者司馬法云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
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
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

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大喪大涖以鬯則築壝鬯
五十里故云東郊也

草蕘以為鬯以（疏）大喪至築鬯○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
浴尸香草鬯也（疏）鬯則肆師與之築鬯金香草和鬯酒
以浴尸使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疏）令外至序

之香也
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廷郊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
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註序使相
次秩○釋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
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林小外
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女六

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斗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卣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衰七雷反注同中丁仲反注同為夫子偽反下為疏禁外至之杖○釋曰外內命男女為王雖有齊斬取同升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為王所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註外命至制云○釋曰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為正朝廷在王宮內為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為外命男其妻惣為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為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為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又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半升半冠六升三天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升是裁制司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且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舍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侯唯天子服授杖凡師甸用牲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

于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

凡師甸用牲

凡師至為位

亞故書位為位杜子春云位當為位書亦疏凡師至為位或為位宗謂宗廟○甸音田下大甸同釋曰師謂出

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註社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

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社擊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

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大水在前鼓鐘

亞亞土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舟在亞觀臺

後宗廟正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
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
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
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園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
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類造上帝
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類造上帝

封于大神祭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

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
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
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造造疏類造至之事釋
七報反注造猶同牧賦音目劉音茂疏曰上經用牲於社
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射勝後事告天
及社之事註造猶至牧室釋曰諸文皆云造于彌類于
上帝造屬於彌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
帝故鄭云造也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
帝者若依國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
壇兆故鄭云死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是告
祭非常非是祈之祈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
迎氣於四郊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嶽知者以其命所報告

皆是出時告皆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彌今人神文
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嶽者見小宗伯
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嶽方
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
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
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
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
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
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
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
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
經亦當有祭行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
馬也故書

不言者文不備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
馬也故書

功為工鄭司農工謂為功古者工與功同疏凡師至主車
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疏釋曰師不功

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本主也
○注助助至所得釋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
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
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衣貉則為位

貉師祭也

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蚩音尤

疏

凡四至為位○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防特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

肆師為位而祭也○註貉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為師祭也云貉讀為十百之有者

鄭以聲讀之必各此祭為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為十倍之義云系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者

也云薄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考案史

記黃帝與蚩尤戰于豷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

子胥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德帝以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

五兵予載劔捐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度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

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

帝蚩尤於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

正德十二年禮記十九

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交

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色衿反柞側百反

至之芟○釋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為祭名也王

當嘗祭曰肆師涖下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涖

卜或大小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龜貞龜命

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為之○註芟芟至澤澤○釋

曰芟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

之皆治田以稼種故并言之也云其耕

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彌之日涖卜

稼。釋曰類上文嘗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社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社祭至所宜釋曰案郊特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若

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酺。祭音詠。酺音蒲。

又音。疏。註大故至祭酺。釋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祭酺者經云命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祭疾祭雨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祭鄭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

隅。疏。歲時至如之。釋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祈祭也。註月令至一隅。釋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

適。疏。註相其適子。釋曰鄭知相適子者廢子無事適子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為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

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疏。凡國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凡國之小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

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疏。注裸器至與瓚。釋曰知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經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皆與柎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正德十二年。禮充十九。十九。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疏。凡國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凡國之小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

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疏。注裸器至與瓚。釋曰知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經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皆與柎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正德十二年。禮充十九。十九。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疏。凡國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凡國之小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

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疏。注裸器至與瓚。釋曰知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經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皆與柎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正德十二年。禮充十九。十九。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疏。凡國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凡國之小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

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疏。注裸器至與瓚。釋曰知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經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皆與柎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禘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築鬱金蕙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

於祭前鬱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蕙之於祭前鬱為草若蘭似消反本又作鯀音同李又即脩反疏凡祭至陳之

至尊不裸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裸事此云祭

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為宗朝賓客用鬱

者則肆師築鬱金草蕙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益齊侍之以實

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築鬱金蕙之以

和鬯酒至若蘭釋曰鄭知築鬱金草蕙之者見肆師云築

鬯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

文云以蕙之鯀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蕙鬱停之無鬯酒者

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

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

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

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

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為鬯草也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

正德十二年禮充十九裸事裸玉謂圭疏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

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

裸玉謂圭瓚璋瓚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裸尸太

宗用璋瓚亞裸鄭云太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詔裸將

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疏詔裸將

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疏詔裸至其節

奉玉送裸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節謂

至之時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

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齊之奠凡裸事沃盥疏

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凡裸事沃盥疏

凡裸事沃盥釋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裸

若祭祀王及后裸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大喪

之泚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

冰設牀檀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疏

報反下同併薄冷反檀章善反沈又音但策側凡反疏

注肆器至夷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

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

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云土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盤云設牀檀第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犬盤之類

及葬共其裸器遂
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

狸之
遣奠之彝與贊也狸之於祖廟階間疏於此○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有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既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比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註明亦經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大祭祀與量人受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舉畢之卒爵而飲之
畢受福之敬聲之誤也王醕尸之敬王此其卒爵也少年饋食禮主人受敬詩陳人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鬻黍主人掌之乃還獻祝此鬻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鬻人資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輔緡事相成疏大祭○單古雅反敬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緡音煩疏至飲之○釋曰此大祭記云受敬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醕尸後尸敬王之節也○注單受至相成○釋曰鄭知單是受福之敬非天子奠單敬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單魚詔受尸其時無鬻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敬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單為受福之敬也云王醕尸尸敬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年特牲禮故鄭即引少年以為證也云少年饋食禮主人受敬詩陳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尸尸食訖王醕尸夫夫亡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醕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年特牲續之今獻鬻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敬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受敬主人受在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設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鬻黍者鬻黍即所飲也黍稷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掌之乃還獻祝此鬻人受正之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十九 二二一

禮主人受敬詩陳人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鬻黍主人掌之乃還獻祝此鬻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鬻人資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輔緡事相成疏大祭○單古雅反敬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緡音煩疏至飲之○釋曰此大祭記云受敬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醕尸後尸敬王之節也○注單受至相成○釋曰鄭知單是受福之敬非天子奠單敬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單魚詔受尸其時無鬻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敬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單為受福之敬也云王醕尸尸敬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年特牲禮故鄭即引少年以為證也云少年饋食禮主人受敬詩陳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尸尸食訖王醕尸夫夫亡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醕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年特牲續之今獻鬻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敬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受敬主人受在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設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鬻黍者鬻黍即所飲也黍稷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掌之乃還獻祝此鬻人受正之

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鬻新及佐食無獻爵人
人法天子有獻爵入量入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
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入者鬻入贊裸尸者即上文贊裸事
詔裸將之儀是也云量入制從獻之脯脯者案量入云凡祭
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猶之數量是也云事相
成者前裸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
疏鬯人至
釋曰云掌其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
鬱者也鄭知飾之謂明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幕人
云以疏布巾幕八首以畫布巾幕六首凡王巾皆黼凡尊皆
有中幕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壝謂委士為壇壇所以祭也大罍音雷或即追反
疏壝壇謂至瓦罍○釋曰壝謂委士為壇壇所以祭也大罍音雷又音禪
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壝
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知大罍
是瓦罍者疏人為瓦罍蓋深外神
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畧之意也

祭門用瓢齋
祭謂營鄭
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厲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
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鄭作剽鄭司農讀剽為瓢杜
子春讀齋為案瓢謂瓢蠶也案盛也玄謂齋讀為齊取其瓢
割去祗以齊為尊○祭音詠瓢婢送反齋音齊在兮反杜音
資鄭作管反瓢匹召反彘力兮反或郎戈反去地呂反祗音
帝

疏注祭謂至為尊○釋曰鄭知祭謂營鄭者欲見祭神
非一取營鄭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
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產
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
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
非傳文引之者證祭是營鄭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
證有門之義但彼幾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齋
讀為齊者以其割齊為尊亦取質畧之意故不從子春也

廟
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鬻事

用散
裸當為理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
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
皆器也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
尊也脩讀曰貞貞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之為上蜃為下

鬻事用概凡鬻事

畫為蛋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條
日自羊父反又音由中縛也裸音理出注概古變反臨字通
又散素早反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

疏

注裸當至
曰散○釋

反曰合音合本亦作含將如字本又作漿
曰鄭破裸為理者若裸則用爵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
專故破從理也理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蛋者大山川司農云
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玄謂
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
自始死已來无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
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
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
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
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言時同故略
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爵人
用彝今不用鬱在管人用自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
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
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
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土於寢畢三
時之祭暮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
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

八孔末十九

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蛋概散皆漆尊也者
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蛋之等漆外別有飾故
知皆尊也鄭以脩從自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自脩字於
尊義無所取故從自也云自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
彝職云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
象尊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疊為下獻象之屬
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疊為下者欲推
出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進享朝享皆彝為上疊
為下者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蛋畫為蛋形者亦謂漆畫
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合漿合漿則具容酒之
類故畫為蛋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
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音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
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蛋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
曰散云臨事者即大宗伯云臨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喪之大湏設斗其其豐登

斗所以沃尸也豐下以豐

豐讀為激○設

疏

注斗所至為激○釋日鄭云豐尸以豐
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壘則

此豐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
凡王之齊

象其其祀鬯

給泮浴○疏

注給泮浴○釋曰鄭

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

凡王弔臨共介鬯

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父此王

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

彼豆彼反又皮寄反為執于偽反與音

餘珍之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

祭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

釋曰云以尊適卑曰臨者欲解臨非知雜記云上客結彼謂

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尊適卑解之引春秋者昭

二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尊適卑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

草者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熏禮緯亦云鬯草生庭

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非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

事喪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少介為被似若春秋被練之

義故云彼之後鄭亦不從玄謂曲禮曰者下曲禮文云擊天

子鬯者彼擊下與天子鬯諸侯圭鄉羔已下為目此天子以

鬯為擊若鄉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為擊致之以

祀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

曰者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彼注云吟致也謂

便祝告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且字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九

